

名家名篇经典阅读

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

历史与梦想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国家教育部、中央电视台

联合主办的《开学第一课》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家名篇经典阅读

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

历史与梦想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与梦想 /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编. —2版.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1

(开学第一课)

ISBN 978-7-5387-5043-0

I. ①历… II. ①开… III. ①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86716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付娜

助理编辑 佟冰融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尹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历史与梦想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178千字 印张 / 12

版次 / 2016年1月第2版 印次 /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7.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老路灯	〔丹麦〕安徒生 / 001
投宿	孙犁 / 007
温柔的夜	三毛 / 009
北国一片苍茫	迟子建 / 020
玫瑰与九妹	沈从文 / 034
兄弟	董立勃 / 037
抱孙	老舍 / 052
车上没有座位	李佩甫 / 060
特吕姑娘	施蛰存 / 073
外婆的旱烟管	苏青 / 080
大胆的试验	黄仁宇 / 085
色盲	茅盾 / 099
只为这片天与地	张功升 / 130
战争中的回形针	高兴宇 / 133
有一颗行星以他命名	江华 / 135
谢谢你借给我一冬的温暖	叶子朋 / 140
我的麦子熟了	羽毛 / 144
谈人生价值	朱光潜 / 146
明亮的眼睛	汤本 / 147
家	韩少功 / 150

华尔街寓言·····	陈世旭 / 151
画鸟的猎人·····	艾 青 / 153
孩子和雁·····	梁晓声 / 155
隔着一条马路的相遇·····	张立勤 / 160
冬 天·····	[法]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 162
成功就是翻越远方的大山·····	刘 翔 / 165
不只有你从贫穷中长大·····	[美] 格雷戈·弗兰克林 / 167
蝙 蝠·····	舒 婷 / 170
安 宁·····	[英] 劳伦斯 / 172
爱心绿地·····	陈洁瑾 / 174
浓缩出人生的精华·····	楚 君 / 181
伊莎贝拉的蓝勋章·····	胡蝶 编译 / 185

老路灯

[丹麦] 安徒生

你听说过那个老路灯的故事吗？它并不是怎么特别有趣，不过听它一次也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和善的老路灯。它服务了许多许多年，但是现在没有人要它了。现在是它最后一晚待在杆子上，照着这条街。它的心情很像一个跳芭蕾舞的老舞女：现在是她最后一晚登台，她知道明天她就要回到顶楼^①里去了。这个“明天”引起路灯的恐怖，因为它知道它将第一次要在市政府出现，被“三十六位先生”^②审查一番，看它是不是还能继续服务。

那时就要决定要不要把它送去照亮一座桥，还是送到乡下的一个工厂里去，也可能直接送到一个炼铁厂去被熔掉。在这种情形下，它可能被改造成任何东西。不过，它不知道，它是不是还能记得它曾经一度做过路灯——这问题使它感到非常烦恼。

不管情形怎样，它将会跟那个守夜人和他的妻子分开——它一直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属。它当路灯的时候也正是他当守夜人的时候。那时他的老婆颇有点儿自负。她只有在晚上走过路灯的时候，才瞧它一眼。在白天她是不睬它的。不过最近几年间，他们三个人——守夜人、老婆和路灯——都老了。这位太太也来照料它，洗擦它，在它里面加加油。这对夫妇是非常诚实的，他们从来不揩路灯的一滴油。

现在是路灯在街上的最后一晚了，明天它就得到市政府去。这两件事情它一想起就难过！人们不难想象，它现在点燃的劲头不大。不过它的脑子里面也起了许多别的感想。它该是看过多少东西，该是照过多少东西啊，可能它看过的东西还比得上那“三十六位先生”呢。不过它不愿意讲

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和善的老路灯。它不愿意触怒任何人，更不愿意触怒那些当权的人。它想起许多事情。偶尔之间，它的亮光就闪一下，好像它有这样的感觉：

“是的，人们也会记得我！曾经有一位美貌的年轻人——是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拿着一封信走来——一封写在有金边的、粉红色的纸上的信，它的字迹是那么美丽，像是一位小姐的手笔。他把它读了两次，吻了它一下，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的眼睛在说：‘我是一个最幸福的人！’只有他和我知道他的恋人的第一封信所写的是什么东西。我还记起了另一对眼睛。说来也真妙，我们的思想会那么漫无边际！街上有一个盛大的送葬的行列。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少妇躺在一个棺材里。棺材搁在铺满了天鹅绒的、盖满了花朵和花圈的柩车上，许多火炬几乎把我的眼睛都弄昏了。整个人行道上都挤满了人，他们都跟在柩车后面。不过当火炬看不见了的时候，我向周围望了一眼，还有一个人倚着路灯杆子在哭泣呢。我永远也忘记不了那双望着我的悲伤的眼睛！”

许多这类的回忆在老路灯的思想中闪过——这个今晚最后一次照着的老路灯。

一个要下班的哨兵最低限度会知道谁来接他的班，还可以和接班的人交代几句话。但是路灯却不知道它的继承人是谁。它可能供给一点儿关于雨和雾这类事情的情况，关于月亮在人行道上能照多远、风儿多半会从哪方吹来这类材料。

有三个东西站在排水沟的桥上，它们把自己介绍给路灯，因为它们以为路灯可以让位给它们。一个是青鱼的头——它在黑暗中可以发出亮光。它觉得如果有它待在路灯杆子上，人们可以节省许多油。另一个是一块朽木——它也可以发出闪光。它对自己说，它的光起码比鱼头的光要亮一点儿，更何况它还是森林中一株最漂亮的树的最后遗体。第三个是萤火虫。这一位是什么地方的，路灯想象不出来。但是它却居然来了，而且还在发着光。不过朽木和青鱼头发誓说，萤火虫只能在一定的时刻内发光，因此不能考虑它。

老路灯说它们哪个也发不出足够的光，来完成一个路灯的任务。但是

它们都不相信这话。当它们听说老路灯自己不能把位置让给别人时，它们很高兴，觉得这是因为路灯老糊涂了，不会选择继承人。

在这同时，风儿从街角那边走来，向老路灯的通风口里吹，并且说：

“我刚才听到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你明天就要离开吗？难道这就是我看到你的最后一晚吗？那么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吧！我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你的脑盖骨里吹，使你不仅能清楚地记得你看见过或听到过的一切东西，同时还要使你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使你能看到人们在你面前谈到或讲到的事情。”

“是的，那真是太好了！”老路灯说，“我感谢你，只要我不会被熔掉！”

“大概还不会的，”风儿说，“现在我将吹起你的记忆。如果你能多有几件这样的礼物，你的老年就可以过得很愉快了！”

“只要我不会被熔掉！”路灯说，“也许，即使如此，你还能保证我有记忆吧！”

“老路灯，请放得理智些吧！”风儿说。于是风就吹起来。这时月亮走出来了。

“你将送点儿什么礼物呢？”风儿问。

“我什么也不送，”月亮说，“我快要缺口了。灯儿从来不借光给我。相反地，我倒常常借光给它。”

说完这话以后，月亮就又钻到云块后面去了，它不愿意人们来麻烦它。

有一滴水从通风口里落进来。这滴水好像是从屋顶上滴下来的。不过它说它是从乌云上滴下来的，而且还有一件礼物——可能是一件最好的礼物。

“我将浸润你的全身，使得你——如果你愿意的话——获得一种力量，叫你一夜就把全身锈掉，化成灰尘。”

不过路灯认为这是一件很不好的礼物，风儿也同意这种看法。

“再没有更好的了吗？再没有更好的了吗？”风呼呼地使劲吹着。

这时一颗明亮的流星落下来了，形成一条长长的光带。

“那是什么？”青鱼头大声说，“不是一颗星落下来了么？我以为它落到路灯里去了！如果地位这样高的人物也来要它的位置，那么我们最好

还是回去睡觉的好！”

它这样做了，其余的两位也这样做了！不过老路灯忽然发出一道强烈的光来。

“这是一件可爱的礼物，”它说，“我一直非常喜爱这些明星，它们发出那么美丽的光，不管我怎样努力和争取，我自己是怎么也做不到的。它们居然注意起我这个寒碜的老路灯来，派一颗星送一件礼物给我，使我有一种机能把我所能记得的和看见的东西也让我所喜欢的人能够看到。这才是真正的快乐哩。因为凡是我们不能跟别人共享的快乐，只能算是一半的快乐。”

“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想法！”风儿说，“不过你不知道，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蜡烛是必要的。如果你的身体里没有燃着一支蜡烛，别人也不会看见你的任何东西。星星没有想到这一点，它们以为凡是发光的东西，身体里都有一根蜡烛。但是我现在困了！”风儿说，“我要睡了！”于是风就睡下了。

第二天——是的，我们可以把第二天白天跳过去。第二天晚上，路灯躺在一张椅子上。这是在什么地方呢？在那个老守夜人的屋子里。他曾经请求过那“三十六位先生”准许他保留住这盏灯，作为他长期忠实服务的一种报酬。他们对他的要求大笑了一通，他们把这路灯送给了他。现在这灯就躺在一个温暖的火炉旁的靠椅上。路灯仿佛比以前长得更大了，因为它几乎把整个椅子都塞满了。

这对老夫妇正在坐着吃晚饭，同时用温柔的眼光望着这个老路灯。他们倒很想让它坐上饭桌呢。

他们住的地方事实上是一个地窖，比地面要低两码。要走进这房间里去，人们得通过一个有石子铺地的过道。不过这里是很舒适的。门上贴着许多布条，一切东西都显得清洁和整齐，床的周围和小窗上都挂着帘子。窗台上放着两个奇怪的花盆——是水手克利斯仙从东印度或西印度带回来的。

那是用泥土烧成的两只象。这两只动物都没有背，不过代替背的是人们放在它们身躯中的土，土里还开出了花儿：一只象里长出美丽的青葱——这是这对老年人的菜园；另一只象里长出一棵大天竺葵——这是他们的花园。墙上挂着一张大幅的彩色画，描写维也纳会议^③的情景。你一眼就可以看到所

有的国王和皇帝。那架有沉重的铅摆的、波尔霍尔姆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而它老是走得太快。不过这对老年人来说，这比走得慢要好得多。

他们吃着晚饭。这个路灯，正如刚才说过了的，是躺在火炉旁边的一个靠椅上。对路灯说来，这就好像整个世界翻了一个面。不过这个老守夜人望着它，谈起他们两人在雨和雾中，在短短的明朗的夏夜里，在那雪花纷飞、使人想要回到地窖里的家去的那些生活经历，这时候，老路灯的头脑就又变得清醒起来。那些生活又清清楚楚地在他面前出现。是的，风儿把它弄得亮起来了。

这对老人是很朴素和勤俭的。他们没有浪费过一分钟。在星期日下午他们总是拿出一两本书来读——一般说来，总是游记一类的读物。老头儿高声地读着关于非洲、关于藏有大森林和野象的故事。老太太总是注意地听着，同时偷偷地望着那对作为花盆的泥象。

“我几乎像是亲眼看到过的一样！”她说。

这时路灯特别希望它身体里能有一根蜡烛在燃着，好叫这个老太太像它一样能把一切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枝丫交叉在一起的、高大的树啦，骑在马上裸体黑人啦，用又宽又笨的脚在芦苇和灌木上踩过去的一群一群的象啦。

“如果我没有蜡烛，那么我的机能又有什么用呢？”路灯叹了一口气，“他们只有清油和牛油烛，这个不成！”

有一天，地窖里有了一扎蜡烛头，顶大的那几根被点着了，最小的那几根老太太要在做针线时用来擦线。这样一来，蜡烛倒是有了，但是没有人想起放一小根到路灯里面去。

“我现在和我稀有的机能全在这儿！”路灯想，“我身体里面什么都有，但是我没有办法让他们来分享！他们不知道，我能在这白色的墙上变出最美丽的壁毡、丰茂的森林和他们所能希望看到的一切东西。”

但是路灯待在墙角里，被擦得干干净净，弄得整整齐齐，引起所有的眼睛注意。人们说它是一件老废料，不过那对老年夫妇倒不在乎，仍然爱这路灯。

有一天老守夜人的生日到来了。老太太走近这盏灯，温和地微笑了一下，说：

“我今晚要为他把灯点一下！”

路灯把它的铁盖嘎嘎地响了一下，因为它想：“现在我要为他们亮起来了。”但是它里面只是加进了油，而没有放蜡烛。路灯点了一整晚，只有现在它才懂得，星星所送给它的礼物——一切礼物之中最好一件礼物——恐怕只能算是它余生中一件专用的“秘宝”了。这时它做了一个梦——凡是一个有稀有机能的人，做梦是不太难的。它梦见这对老夫妇都死了，它自己则被送进一个铁铺里被熔掉了。它惊恐的程度，跟它那天要到市政府去、要被那“三十六位先生”检查时差不多。虽然假如它愿意的话，它有一种能力可以使自己生锈和化为灰尘，但是它并不这样做。它却走进熔炉里去，被铸成了一架可以插蜡烛的最漂亮的烛台。它的形状是一个抱着花束的安琪儿，而蜡烛就插在这个花束的中央。这烛台在一张绿色的写字台上占了一个地位。这房间是非常舒适的。房间里有许多书籍，墙上挂着许多名画。这是一个诗人的房间。他所想的和写的东西都在它的周围展开。这房间有时变成深郁的森林，有时变成太阳光照着的、有鹳鸟在漫步的草原，有时变成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着的船。

“我有多么奇妙的机能啊！”老路灯醒来的时候说，“我几乎想要熔化了！不成！只要这对老夫妇还活着，我绝不能这样做！他们因为我是一个路灯才爱我。我像他们的一个孩子。他们洗擦我，喂我油吃。我现在情况好得像整个维也纳会议，^③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从那时候起，它享受着内心的平安，而这个和善的老路灯也应当有这种享受。

[注释]

①即屋顶下的那间低矮的房间。一般是当作储藏室使用的。只有穷学生和艺术家住在里面。

②这是丹麦市政府里参议员的总数。

③维也纳会议：是法国拿破仑帝国崩溃的时候，英、俄、普、奥等欧洲国家于1814—1815年在维也纳召开的重新瓜分欧洲领土的会议。但这个会议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参加的要人们只是开跳舞会，舒服了一阵子。

④波尔霍尔姆（Bornholm）：是丹麦的一个小岛，以制钟著名。

⑤这里安徒生说的是一句讽刺的话。

投宿

孙犁

春天，天晚了，我来到一个村庄，到一个熟人家去住宿。

走进院里，看见北窗前那棵梨树，和东北墙角石台上几只瓦花盆里的迎春、番石榴、月季花的叶子越发新鲜了。

我正在院里张望，主人出来招呼我，还是那位宽脸庞黑胡须、满脸红光充满希望的老人。我向他说明来意，并且说：

“我还是住那间南房吧！”

“不要住它了，”老人笑着说，“那里已经堆放了家具和柴草，这一次，让你住间好房吧！”

他从腰间掏出了钥匙，开了西房的门。这间房我也熟悉，门框上的红对联“白玉种蓝田百年和好”，还看得清楚。

我问：

“媳妇呢，住娘家去了？”

“不，去学习了，我那孩子去年升了连长，回家来一次，接了她出去。孩子们愿意向上，我是不好阻挡的。”老人大声地骄傲地说。

我向他恭喜。他照料着我安置好东西，问过我晚饭吃过没有。我告诉他一切用不着费心，他就告辞出去了。

我点着那留在桌子上的半截红蜡烛，屋子里更是耀眼。墙上的粉纸白得发光，两只红油箱叠放在一起，箱上装饰着象征年轻夫妇的热烈爱情的白蛇盗灵芝草的故事，墙上挂着麒麟送子的中堂和撒金的对联，红漆门楣上是高大的立镜，镜上遮着垂瓔珞的蓝花布巾。

我躺在炕上吸着烟，让奔跑一整天的身体恢复精力。想到原是冬天的

夜晚，两个爱慕的娇憨的少年人走进屋里来；第二年秋季，侵略者来了，少年的丈夫推开身边的一个走了，没有回顾。

两年前，我住在这里，也曾见过那个少妇。是年岁小的缘故还是生的矮小一些，但身体发育得很匀称，微微黑色的脸，低垂着眼睛。除去做饭或是洗衣服，她不常出来，对我尤其生疏，从跟前走过，脚步紧迈着，斜转着脸，用右手抚摸着那长长的柔软的头发的。

那时候，虽是丈夫去打仗了，我看她对针线还是有兴趣的，有时候女孩子们来找她出去，她常常拿出一两件绣花的样子给她们看。

然而她现在出去了，扔下那些绣花布……她的生活该是怎样地变化着呢？

温柔的夜

三 毛

那个流浪汉靠在远远的路灯下，好似专门在计算着我抵达的时刻，我一进港口，他就突然从角落里跳了出来，眼睛定定地追寻着我，两手在空中乱挥，脚步一高一低，像一个笨拙的稻草人一般，跌跌撞撞地跳躲过一辆辆汽车，快速地往我的方向奔过来。

也许是怕我走了，他不但挥着手引我注意，并且还大声地喊着：“夜安！喂！夜安！”

当时，我正在大迦纳利岛的港口，要转进卡特林娜码头搭渡轮。

听见有人在老远地喊着，我不由得慢下车速，等着那人过来，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些不对劲。

那个陌生人很快地跑过了街，几乎快撞到我车上才收住了脚，身体晃来晃去的。

“什么事？”我摇下玻璃窗来问他。

“夜安！夜安！”还是只说这句话，喘得很厉害，双手一直攀在我车顶的行李架上。

我深深地看了这个陌生人一眼，确定自己绝对不认识他。

见我打量着他，这人马上弯下了腰，要笑不笑地又说了一句：“夜安！”接着很紧张地举起右手来碰着额头，对我拖泥带水地敬了个礼。

我再看他一眼，亦对他十分认真地点点头，回答他：“夜安！”趁他还没时间再说什么，用力一踏油门，车子滑了出去。

后视镜里，那个人蹒跚地跟着车子跑了两三步，两手举在半空中，左手好像还拎了一个瘪瘪的塑胶口袋。暮色里，他，像一个纸剪出来的人

影，平平地贴在背后一层层高楼辉煌的灯火里，只是身上那件水红色的衬衫，鲜明得融不进黑暗里去。一会儿，也就看不见了。

卡特林娜码头满满的停泊着各色各样的轮船，去对岸丹娜丽芙岛的轮渡在岸的左边，售票亭还没有开始卖票，候船的长椅子上只坐了孤零零的一个老年人。

我下了车，低低地跟老人道了夜安，也在长椅上坐了下来。

“还没来，已经七点多了。”老人用下巴指指关着的售票窗口，搭讪地向我说。

“也去对面？”我向他微笑，看着他脚前的小黑皮箱。“去儿子家，你呢？”他点了一支烟。

“搬家。”指指路旁满载行李的车又向他笑笑，“过去要夜深啰！”

“是。”漫应着。

“去十字港？”

“是！”又点头。

“到了还得开长途，认识路吗？”又问。

“我先生在那边工作，来回跑了四次了，路熟的。”

“那就好，夜里一个人开车，总是小心点儿才好。”

我答应着老人，一面舒适地将视线抛向黑暗的大海。“好天气，镜子似的。”老人又说。

我再点点头，斜斜地靠在椅背上打哈欠。

一天三班轮渡过海，四小时的旅程，我总是选夜航，这时乘客稀少，空旷的大船，灯光通明，好似一座无人的城市。走在寒冷的甲板上，总使我觉得，自己是从一场豪华的大宴会里出来，那时，曲终人散，意兴阑珊，此情此景，最是令人反复玩味。

黑夜大海上的甲板，就有这份神秘的魅力。

等船的人，还是只有老人和我两个。

远远的路灯下，又晃过来一个人影。

老人和我淡漠地望着那个越走越近新来的人，我心不在焉地又打了一个哈欠。

等到那件水红色的衣服映入我眼里时，那个人已经快走到我面前了。

我戒备地坐直了些，有些不安，飞快地掠了来人一眼，眼前站着的流浪汉，就是刚刚在港口上向我道夜安的人，不可能弄错，这是他今夜第二次站在我的面前了，该不是巧合吧！

想真巧不巧合的问题，脸色就不自在了，僵僵地斜望着一艘艘静静泊着的船。

一声近乎屈辱的“夜安”，又在我耳边响起来，虽然是防备着的，还是稍稍吓了一跳，不由得转过了身去。

我用十分凝注的眼神朝这个流浪汉看着，那是一张微胖而极度疲倦的脸，没有什么特别的智慧，眼睛很圆很小，嘴更小得不衬，下巴短短的，两颊被风吹裂了似的焦红，棕色稀淡的短发，毛滋滋的短胡子，极细的衬衫下面，是一条松松的灰长裤。

极高的身材，不知是否因为他整个潦倒的外形，使人错觉他是矮胖而散漫的，眼内看不出狡猾，茫茫然的像一个迷了路的小孩儿。

看了他一会，我轻轻地将视线移开，不再理会他。这一次，我没有再回答他的“夜安”。

“也要过海吗？”他说。

我不回答。

“我——也过去。”他又说。

我这才发觉这是个外地人，西班牙文说得极生硬，结结巴巴的。

因为这个人的加入，气氛突然冻结了，一旁坐着的老人也很僵硬地换了个坐姿。

“要过海，没有钱。”他向我面前倾下了身子，好似要加重语气似的摊着手，我一点儿反应都不给他。

“我护照掉了，请给我两百块钱买船票吧！”

“求求你，两百块，好不好？只要两百。”

他向我更靠近了一点儿，我沉默着，身体硬硬地向老人移了过去。

“我给你看证明……”流浪汉蹲在地上从提袋里掏，掏出一个信封，小心地拿出一张白纸来。

“请你……”好似跪在我面前一样，向我伸出了手。

他还没有伸过纸来，我已经一闪开，站了起来，往车子大步走去。

他跟上来了，几乎是半跑的，两手张开，挡住了我的路。“只要一张船票，帮助我两百块，请你，好不好，好不好？”声音轻轻地哀求起来。

我站定了不走，看看椅上的老人，他也正紧张地在看我，好似要站起来了似的。

码头上没有什么人，停泊着的许多船只见灯光，不见人影。

“让我过去，好吗？”我仰起头来冷淡地向着这个流浪汉，声音刀子似的割在空气里。

他让开了，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脸在灯下惨白的，一副可怜的样子。

我开了车门，坐进去，玻璃窗没有关上。

那个人呆站了一会儿，犹犹豫豫地拖着步子又往我靠过来。

“请听我说，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有困难——”

他突然改用英文讲话了，语调比他不通顺的西班牙文又动人些了。

我叹了口气，望着前方，总不忍心做得太过分，当着他的面把车窗摇上来，可是我下定决心不理这个人。

他又提出了两百块钱的要求，翻来覆去说要渡海去丹娜丽芙。

这时，坐在椅子上的老人沙哑地对我喊过来：“开去总公司买船票吧，那边还没下班嘛！不要在这里等了。”

一向是临上船才买票的，尤其是夜间这班。老人那么一提醒我，倒是摆脱这个陌生人纠缠的好办法，我马上掏出钥匙来，发动了车。

那人看我要开车了，急得两手又抓上了车窗，一直叫着：“听我说嘛，请听我——”

“好啦！”我轻轻地说，车子稍稍滑动了一点儿。他还是不肯松手。

“好啦！你……”我坚决地一踩油门，狠心往前一闯，几乎拖倒了他。

他放手了，跟着车跑，像第一次碰到我时一样，可是这次他没有停，他不停地追着，踉踉跄跄地，好像没有气力似的。我再一加速，就将他丢掉了。